

德國大選 告別舞台

16年來首換總理 學者籲棄協調路線

德迎「後默克爾時代」牽動歐盟龍頭地位

德國大選將於26日舉行，總理默克爾告別在即，「默克爾主義」協調路線亦走到盡頭，德國及歐盟未來走向引起關注，學者呼籲「後默克爾時代」德國應硬起來，在重大問題上站穩立場帶領歐盟。

在位長達16年的默克爾即將下台，意味著德國以至歐洲政壇將進入新時代。自2005年上任以來，默克爾逐漸在歐盟內部建立出一套運作方式，即是由德國扮演中立協調員的角色，領導成員國在不同議題上解決分歧，但分析認為著重講共識的「默克爾主義」已經隨著默克爾卸任走到盡頭，德國未來若要維持歐洲領頭羊角色，新一代領導人應主動就不同議題表明立場，不能再保持現狀。

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(ECFR)於本月中發表報告，調查歐洲民眾對德國及默克爾的觀感。調查在12個歐盟成員國進行，發現各國對德國的領導地位和默克爾本人，仍給予「有力及持續」的支持，被問到假如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競逐「歐盟總統」時會如何選擇，約41%受訪者支持默克爾，佔所有選項中最多，荷蘭、西班牙及葡萄牙更有過半數受訪者力

挺默克爾。

「默克爾主義」不再適用

歐盟民眾亦信任讓德國在不同議題上捍衛他們的利益，甚至即使德國在緊縮政策及平衡開支上採取強硬態度，仍有36%民眾支持其經濟及金融政策。此外有約35%受訪者願意由德國處理人權問題，在各地亦有約三成民眾相信「如果沒有默克爾，世界將有更多衝突」。

德國在這項民調中稍為遜色的是地緣政治表現，只有25%受訪者認為德國可適當處理歐盟對美國關係，在對俄羅斯及中國關係上的支持率更低，分別只有20%及17%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德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觀感，與其他歐洲民眾對德國的觀感存在明顯差異，德國人最支持由德國處理人權議題，認為可捍衛歐盟利益的受

訪者比率達38%，亦是支持度唯一超過1/3的議題。在其他所有民調中觸及的議題上，均有約1/5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無能力處理。德國人亦確實對「後默克爾時代」感到憂慮，52%受訪者認為「黃金時代」已過去。

報告作者認為，若德國期望在「後默克爾時代」維持國家聲譽及公信力，就必須思考如何重整歐盟政策，採取有別於「默克爾主義」的方針，以應對波蘭、匈牙利等被指有違歐盟價值的國家；在歐盟以外，德國同樣需要調整外交政策，尋求借助德國的政經地位，來捍衛歐盟利益及原則。

報告作者之一布拉什解釋，在過往10多年來，默克爾將自己定位為歐洲掌舵人，體現德國的堅強及穩定一面，不過



默克爾(右)為接班人拉舍特站台。路透社

「默克爾主義」的協調路線已不再適用，原因是疫情、氣候變化、地緣政治角力等複雜議題，都需要更進取的解決方式，而非政策上小修小補或微調，「歐盟需要一個具有遠見的德國」。

國內民意成領導歐盟障礙

民調同時反映德國國內的民意，才是德國保持領導地位的最大障礙，有份撰寫報告的ECFR高級政策研究員普列厄林指出，德國下任總理的最大難題，是要說服

國民，德國需要改變與歐盟交往的方式，在面對內憂外患下，維持「默克爾主義」已不可行，然而不少德國人多年來一直支持默克爾的路線，要他們支持改變將困難重重。

普列厄林建議，要維持德國領導地位，德國需處理好國民關注的議題，為歐盟盟友提供清晰方針，展示如何在愈趨分化的國際社會中繼續競爭，總之不能再保持中立，認為「柏林是時候表明立場」。

綜合報道

默克爾政治生涯回顧

決心從政(1989年)

在東德長大的默克爾，曾形容將德國分隔的柏林圍牆限制她的機會，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之時，35歲的默克爾決心離開其科研究生涯，投身政壇，形容「那是令人振奮和神奇的時刻」。

默克爾執掌德國16年，歷經高低起伏。資料圖片



竊聽風雲(2013年)

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於2013年揭露，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進行名為「棱鏡」的大規模監控計劃，對象包括默克爾等多名外國領袖，令德國非常不滿，公開批評美方的行徑。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翌年承諾，任內不會再竊聽德國政要。

扶搖直上(2000年)

默克爾踏足政壇後迅即冒起，1990年代表基民盟當選國會議員，翌年獲時任總理科爾提拔，出任婦女與青年事務部部長，並擔任基民盟副主席。1999年基民盟爆出政治獻金醜聞，默克爾公開與恩師科爾割席，師徒關係決裂，但她卻因此更上一層樓，2000年成為基民盟主席，2005年更帶領基民盟勝出大選，出任總理。

歐債危機(2009年)

2009年歐元區爆發債務危機，默克爾主張緊縮開支，招致希臘等國不滿，甚至被比作納粹領袖希特勒。然而默克爾最終成功帶領歐元區渡過危機，被視為是她任內最重要政績之一。

歐美關係

默克爾任內經歷4任美國總統，她致力鞏固跨大西洋關係，但同時減少依賴美國。華府近年施壓，希望德國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更強硬態度，但默克爾認為需避免出現新冷戰，強調在處理與中俄關係上，政治與經濟議題應分開處理，部分對中俄的外交政策甚至有別於其他歐洲盟友。

接收難民(2015年)

歐洲在2015年爆發難民潮，大量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湧入，默克爾果斷採取「開放門戶政策」，接收過百萬難民。然而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收容難民出現嚴重分歧，加上難民在德國引發治安問題，令極右黨派得以乘勢冒起，默克爾的支持度開始下跌。

科學抗疫(2020年)

國家領袖在抗擊新冠疫情初期顯得進退失據，默克爾則主張以科學為本方式應對，使德國抗疫表現優於其他許多西方國家。雖然德國疫苗接種計劃進度一度受阻，但其後逐漸加速，接種率持續攀升，大部分國民均認同默克爾的抗疫表現。

從布什到拜登 與美漸行漸遠

默克爾與很多統一後不久的東德人一樣，對美國有着很大的憧憬，首次出國旅行的目的地就是加州，到就任總理頭幾年，默克爾亦一直採取親美路線，是少數支持伊拉克戰爭的歐洲領袖，更說過「反對美國的歐洲便不可能團結和強大」。不過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，默克爾對美國的看法開始改變，對華府種種政策的猜疑日增，最終在默克爾治下，德國以至歐盟與美國漸行漸遠，並尋求更大戰略自主。

位美國總統交手，包括布什、奧巴馬、特朗普和拜登。美國在這段期間不斷引爆全球性危機，導致默克爾漸漸與美國疏遠，先是2008年雷曼事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，默克爾曾歸咎美國金融規管寬鬆惹禍；到2013年斯諾登事件，美國被揭發監控默克爾及另外多名外國領袖的手機，令美德關係變得緊張。

特朗普時代關係直插谷底

到特朗普時期，美德關係更跌至谷底。特朗普的「美國優先」政策嚴重影

響美歐關係，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，對歐盟貨品實施懲罰性關稅，又批評德國未有向北約貢獻足夠軍費，下令撤走駐德美軍。在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問題上，特朗普與默克爾亦多番針鋒相對。默克爾2017年便說過：「我們依賴其他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，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。」

拜登今年初上任時，曾承諾重建美歐關係，但最終仍是走回「美國優先」道路。據默克爾的顧問指出，美軍上月匆匆撤出阿富汗，在未有通知

德方下，放棄一個對德國撤離行動十分重要的機場，令德國大為不滿，美國撤軍引發的混亂，已破壞歐洲對美國的信心，證明歐盟必須採取在戰略上更自主的立場。

默克爾不再依賴美國，在經濟政策上採取更開放態度，包括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，她任內曾13次訪華，是所有西方國家領袖中最多。德國亦無視美國的反對，與俄羅斯合作建造天然氣輸送管，加強兩國在能源方面的合作。

綜合報道



美國前總統特朗普(右)主張美國優先政策，令美歐關係跌至谷底。資料圖片